

第一章 去年那些夢

這日杜家正在搬家。

院外靠牆停著十二輛牛車，下人們魚貫而出，三三兩兩或提著桌椅，或抬著屏風紗櫥，一一裝載到牛車上，那聲響極大，幾個時辰都沒有消停。

可杜若卻沒受到什麼影響，明明聽見管事們到處高聲催喊，依舊慢條斯理的搗鼓她那一件件小玩意兒。

玉竹看得著急，輕聲道：「姑娘，妳這樣得弄到什麼時候，不如讓奴婢代勞？」

杜若搖搖頭，「都是我的寶貝，放在一起磕壞了妳賠嗎？」

小姑娘拿起一只玉蝴蝶用細綾包了，交給鶴蘭，又拿起一卷孤本，這回包得更細心，裹了三層不止。

玉竹是個急性子，瞧著她纖細的胳膊晃來晃去，就想撲上去幫她打包，忍不住提醒，「老夫人說今日酉時定要搬進去的。」

杜老夫人是個做什麼事兒都要翻黃曆的，今次他們杜家跟隨趙堅攻入長安，趙堅在自立為王之後，論功行賞，封了杜家大老爺為宋國公，前幾日甚至還賜下國公府。杜老夫人高興壞了，急著就要搬入大宅，選了最近的吉日，連那門匾都是連夜趕製，此時恐怕還在散發著油漆味呢。

杜若對這祖母也是沒轍了，瞧一眼靠牆的水漏道：「心急吃不了熱豆腐，我哪一件東西弄壞了，世上都難尋。」

自家姑娘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，如今大老爺又被封為國公爺，大房在府裡那是橫著走，別說這些小玩意兒，就是姑娘要把獨院搬走，恐怕大老爺也得想個主意。玉竹遂不敢再多嘴。

曉得女兒這脾氣，謝氏那頭收拾好了就來催她，果見她什麼都沒弄，瞧瞧這一地的東西，光知道包這個包那個，她一甩帕子吩咐道：「玉竹，妳趕緊收拾起來，姑娘手裡的別管，把那些大件的讓人開始往外抬了。」

「娘……」杜若抬起頭，欲言又止，半晌道：「別讓他們碰壞了。」

「小祖宗，他們哪個敢碰壞妳的東西，妳啊……」她低頭瞧瞧她的小臉，覺得她今日做事比往常還要慢，伸手輕撫在她髮髻上，柔聲問：「可是不願搬走？」

沒有攻下長安之前，她們這些家眷都住在晉縣，已經住了大半年，晉縣山清水秀、民風淳樸，雖然被趙堅大軍攻佔，但沒有傷百姓一絲一毫，仍維持著安寧，好似隔絕塵世的桃花源。可即便如此，也不至於讓杜若捨不得離開，她只是知道，他們註定要搬入長安的，因為她曾夢見過。

也是從這一天起，大周分裂成兩國，周國與趙堅建立的新王朝——大燕，而她也變成了大燕的子民。

這一切都印證了她的夢，杜若既害怕又覺得新奇，她抬頭朝謝氏笑笑，「這裡住著很舒服，不過只要跟爹娘、哥哥在一起，住哪裡都一樣，我沒什麼不願的。」謝氏道：「那妳別折騰了，萬一晚了惹得妳祖母生氣。」

「祖母才不生氣呢，這裡好些都是祖母送的。」她握住一只金鈴搖著給謝氏聽，

「這是我三歲時祖母叫人打的，您瞧瞧，我保管得好吧？一點兒沒有壞呢。」

謝氏莞爾，「是了、是了，別人都說是敗家子，就妳能幹。」他們杜家跟著趙堅造反前，原也是富貴人家，什麼都不缺，這孩子樣樣都用好的，可樣樣都不捨得丟，真不知該說她什麼，她有些哭笑不得，叮囑道：「不管如何，妳快些準備好，不能讓全家等妳一個。」

杜若答應一聲，見謝氏走了，忽地想到一事，忙讓玉竹把哥哥杜凌叫來。

妹妹召喚，杜凌一刻不敢停，連忙過來。

杜若站在門口，一指大梁，「你給我做的秋千，快些拿下來，帶去長安。」

杜凌沒料到是為這個，皺眉道：「又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這也帶？妳就不嫌麻煩！等搬去了，我給妳做個更好的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我就要這個。」當初哥哥見宅院狹窄，沒個園子賞花，也沒有樓臺亭榭，怕她閒得無聊，他特地去山裡砍了木頭做了這秋千，她記得他做完手上都出了水泡呢，怎麼好扔了？

任別人怎麼說，可那些承載了記憶，充滿了感情的東西，她就是捨不得丟掉。

見她水盈盈的眼睛盯著自己，杜凌心軟了，歎口氣叫小廝拿來梯子，這東西是他掛上去的，他最熟悉，妹妹是怕別人弄壞了。

秋千取下來，她笑嘻嘻道：「謝謝哥哥。好了，沒事兒了，你也回去收拾吧。」

「用完人就趕人走，真沒良心。」杜凌捏捏她又軟又滑的小臉蛋，就跟她生下來時那樣，他總是無時無刻的想捏她，不過比起小時候，妹妹的臉沒有那麼圓了，肉也好像緊了一些，他們都說妹妹越來越漂亮，可他卻很失望，老氣橫秋的道：「若若，妳該多吃點了！」

杜若斜睨他，「我才不做大胖子！」

「已經做了十來年，繼續做下去多好？」杜凌道：「不用擔心，肉錢哥哥有得是。」

杜若不想理他，「哼」一聲讓鶴蘭把秋千裝起來。

杜凌這時從袖中取出一個巴掌般大的描金檀木刻花匣子，遞過來小聲道：「本來想搬過去再給妳的，現在正好，這是大皇子送妳的喬遷禮。」

趙堅自立為王，他的兒子自然便是皇子了，杜若心頭一跳，垂眸盯著那匣子，睫毛輕輕顫著，手卻不來接。

杜凌把匣子打開來，「知道妳喜歡蝴蝶，他親自去挑的，妳快些收好了。」

深藍色細綾上躺著一對赤金蝴蝶，翅膀極薄，甚至能看清上面的紋路，像真的一樣，隨時都能飛起來。杜若在這一刻有些恍惚，她與趙豫雖算不得青梅竹馬，卻因父親是趙堅屬下，他們很早就認識了，他像哥哥似的疼愛她。

可是一場夢改變了他們的關係。

假使她不知道將來，她會歡歡喜喜的嫁給趙豫，做他的太子妃，再做母儀天下的皇后，不過現在她再也不願與他有任何來往。她推開匣子，「你幫我還他，就說我不喜歡蝴蝶。」

杜凌瞧瞧她頭上的蝴蝶步搖，皺眉道：「不喜歡妳還戴著呢，到底為什麼？」

「沒有為什麼，就是不喜歡。」杜若尚沒有準備好說出祕密，搪塞道：「你還給他，哥哥，好不好？」她拉著他袖子，動人的眼眸透著懇求。

杜凌很是奇怪，因為印象裡妹妹與趙豫感情不錯，送個喬遷禮也是人之常情，可妹妹竟然推辭，難道兩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？見妹妹不想多說，他並不想為難她，只得答應。

見哥哥離開了，杜若站在窗前看著庭院內老樹新發的嫩芽，想到若干年後她登上鳳位，趙豫連一年都沒法耐得住，假惺惺拒絕官員廣納後宮的建議，私底下卻以醉酒的藉口碰了別的女人……雖然是在夢裡，她仍記得那瞬間的憤怒。

她不明白，既然趙豫不喜歡她，又為何非得要娶她呢？為何非得要表現得對她情深義重，那麼寵她。

鶴蘭見她佇立不動，輕聲道：「姑娘，秋千收好了。」

杜若回過神，不再想這件事。趙豫辜負她，可後來他也沒能保住皇位，當真是一報還一報，她又有什麼好想的？反正事情也還沒有發生呢，往後趙豫便是再裝出大哥哥的樣子哄她，她才不理他。

外面這時傳來「匡噹」一聲巨響，好像誰打壞了大件的東西。

有人立刻罵起來，「我這屏風多少銀子，你們曉得嗎？一個個不要命了，我告訴老爺，老爺得打死你們！到底哪個摔的？給我站出來！老實交代了，興許還能留你們一個全屍！」

聲音抑揚頓挫，甚為誇張，像是唱戲——其實吳姨娘也確實是戲子出身，是二老爺花五十兩銀子買回來的，因二夫人性子懦弱，吳姨娘向來囂張得很。

隨即又有一道清脆的聲音響起，玉竹探頭一看，原來是二房的大姑娘杜蓉，只見她正指著吳姨娘的鼻子，劈頭蓋臉的訓斥——

「妳自個兒也不過是個奴婢，五十兩銀子買進來，現在十兩銀子都賣不出去，還狗仗人勢罵人呢！什麼破爛屏風都能叫妳瞎嚷嚷，讓妳收拾東西搬家不是讓妳逞威風，也不照照妳的臉，妳配拿出主子的派頭？」

吳姨娘滿臉通紅，卻不敢還嘴，咬著牙走了。

杜若聽得忍不住抿嘴一笑，堂姊果真非池中物，也只有她這樣的潑辣才能鎮得住人。

杜蓉罵完了，一甩衣袖走到她門口，挑眉道：「三妹我警告妳，妳給我快些，不然我把妳的東西都扔出去！」

杜若朝她甜笑道：「大姊妳定然收拾好了，來幫幫我嘛。」

那是她的招牌，衝著誰一笑，誰都擋不住。杜蓉「哼」一聲，走過來，「就曉得妳是大烏龜，妳該改名叫杜龜。」

杜若絲毫不生氣，眨眼道：「那妳叫杜兔子，好不好？」

杜蓉噗嗤笑起來。

有她搭把手，杜若很快就把小物事都包好了。

杜蓉拍拍手，「我還得去看看二妹，她跟妳差不多，慢得要命，光她的筆墨紙硯就夠整理的。」說的是二姑娘杜鷺。

杜若笑道：「我跟妳一起去吧。」

杜蓉叫她快些，急匆匆便走，她跟在後面，誰料將將走到庭中，就看見不遠處的

院門那裡站著一個人，濃綠的樹蔭遮擋住陽光，將他籠在陰影之下，好似團黑霧，看不清楚容顏。

可杜若知道他是誰，他是她人生裡不近不遠的一個人，也是會在將來主宰無數人命運的一國之君。

賀玄。

她默念他名字，似看見他手中的那把劍，在那天黑夜浸透了血。他緩緩向她走來，墨靴踩於丹墀階梯的血泊中，每走一步，都在石階上開出鮮紅的花。

掌中有些發涼，她側過頭，疾步朝杜蓉追過去。

遠遠聽見琴音，好似林中微風，安寧柔和。

杜蓉很是著惱的對杜若道：「這等時候還在彈琴呢，也不知哪來的閒情逸致，大家都在急著收拾東西，就她要裝出清高的樣子，以為我們不會彈琴嗎？比妳還討厭。」

別看大姊說得刻薄，她和二姊姊可是親姊妹，感情比誰都深。杜若打趣道：「可她就是仙子啊，她小時候不是有神尼要收她為弟子嗎？將來許是要位列仙班的。」

「促狹鬼。」杜鶯細細的聲音從窗裡飄出，「又在背後說我壞話……」她輕咳兩聲，「剛才才尋到的瑤琴，我只是瞧瞧琴弦有沒有壞，被妳們說成什麼樣了？」兩人都笑起來。

杜蓉一刻不停，剛進屋裡就指東指西，吩咐婆子抬去牛車，要把東西都搬空的架勢。

杜鶯穿著一襲月白色裙衫，背倚在美人榻上也沒阻止，只與杜若訴苦，「她總是這樣替我做主，她一來，我這院子的主子就是她了。」

杜鶯長年服藥的臉很是蒼白，沒有多少血色，細眉鳳眼的我見猶憐，杜若瞧著她，心想自己剛才也不是胡說，總覺得杜鶯有時候就像要乘風而去似的。

拉一拉杜鶯的手，她笑道：「二姊姊，大姊這樣才好呢，什麼事兒都交給她操心，我們可就清閒了，正好享福。」

不像她的病弱，杜若膚色白裡透紅，永遠都像一顆飽滿的果實，小時候甜甜的，誰見了都想咬一口，現在也甜甜的，笑起來嘴邊兩個小小的梨渦，明媚燦爛。再不好的心情見了她也會跟著歡快起來，杜鶯摸摸她的花苞頭，「說得也是，讓她去管吧。來，我給妳看我剛才尋出來的仕女圖，我瞧著長得像妳呢，前朝的宮廷畫師畫的。」

她叫丫鬟拿來，攤開後見陳舊的宣紙上，一個穿著粉色襦裙的小姑娘立在高大的宮牆前，手執簾幕，微微而笑，像暖陽。

杜若驚訝道：「真的與我有些像呢。」

「是吧？送給妳。」杜鶯很大方，「這些東西都看有沒有緣分的。」

她們之間互相送禮物實在再正常不過，杜若沒有推辭。

杜蓉不滿道：「還真都不管了，談起書畫了，要不是我，妳們一個兩個都得被祖

母說，還不快些來整理！」

之後三個姑娘一起動手，很快便收拾好。

杜若拿起畫卷告辭。

玉竹在路上輕聲道：「老夫人可真疼二姑娘呢，奴婢剛才瞧見她好幾匣子的血燕，可大房這兒一點都沒有，夫人上回還與廚房管事說若在哪家鋪子瞧見，不吝價錢全都買回來。」

「二姊姊身體不好，祖母定然疼她，不說祖母，便是我也該把補身的好東西送給二姊姊。」

自家姑娘真是大方，一點不計較，只是玉竹還是有些替她委屈，畢竟姑娘是大房的嫡長女，杜家全靠著大老爺才能一直有這富貴，府裡的好東西都該歸姑娘才是。甬道上，下人們仍在來來去去的搬東西，杜若駐足看了幾眼，忽聽杜凌在遠處叫道——

「若若，妳怎麼到處亂跑呢？」

循聲望去，看見哥哥，她走過去，把畫卷一揚，「我去幫二姊姊了，她送了我畫呢，你瞧瞧……」她展開來，再抬起頭，卻發現杜凌身邊多了一個人。
賀玄。

五年前賀玄生父戰死沙場，從那一日開始，父親便很照顧他。

她還記得第一次看見賀玄，他穿著黑衣，削瘦冷漠，明明是溫暖的三月，他卻像站在寒冬裡，紛飛大雪從周身灑落，誰也近身不得。

她那時尚小不知害怕，哪怕是這樣的賀玄也沒讓她嚇得躲起來，父親讓她叫他玄哥哥，她嘴甜，張口就喊。

但到現在，她再也叫不出口。

母親以為她長大了，臉皮薄怕羞，可她心裡清楚，是因為這幾年聚少離多，有次他從襄陽回來，母親與她正在趙家做客，她趴在窗邊看見他立在庭院裡與趙堅說話。他穿著漆黑的衣袍，披著赤紅的斗篷，頭上的金冠閃閃發亮，那一刻不知為何，她好像不認識他了。

那時瞧見她，他也沒有過來說話。

以後兩人再相見，莫名的就好像隔著一層什麼，或許他們原本就不是同一類人，她漸漸的將他淡忘。

可現在，她卻知道了他的將來。

杜若有些心亂，不明白為何賀玄會做皇帝，那些夢實在太荒唐了，偏偏夢到的事都已成真。她彎彎的眉略顰，偷偷瞧了賀玄一眼。

去年 he 去嶺南鎮壓起義，擴充趙堅治下領土，壯大大燕軍隊，兩人已是有一年未見。

十八歲的年輕男人仍如往昔，墨色的錦袍穿在身上像濃郁的夜，他隱於黑暗，不動聲色，腰間的長劍卻煥發出奪目的光彩——那是前幾日趙堅封他為雍王時所賜下之物，寶劍贈英雄，好彰顯他對這位年輕王爺的看重。

趙堅在外便常說，他是把賀玄等同於他三個親生兒子一般看待的，但他大約沒想

到，有一日賀玄會把江山從趙豫手裡搶過來。

杜若恍惚間，目光對上了賀玄的眼睛。很奇怪，這樣冷淡的男人卻擁有一雙琥珀色的眼睛，在他看著自己的時候，會讓人生出一種錯覺，好似他是溫柔的。閃動的眸光，清澈透亮，像高山上的一捧清泉，引人低頭去飲。杜若連忙轉過頭。

杜凌已經看清楚那幅畫了，不滿的道：「哪裡像妳，這是宮女吧？妳怎麼會做宮女？妳將來怎麼都是名門世家的貴夫人！」

又不是說像的是身分，杜若道：「你瞧她的眉眼，難道不像我嗎？」

她手指點在宣紙上，細細長長的，像文珠蘭的花瓣，帶著動人的嬌美，賀玄不由自主地也看向那幅畫，畫裡的小姑娘秀眉杏眼，很是甜美，但比起杜若好似還差了些。

他仍記得初見杜若時，她穿著銀繡葫蘆藤的襦裙，梳著雙丫髻，圓圓的臉蛋玉雪可愛，聲音好似雲雀，走動間腕上金鈴叮噹作響。她叫他玄哥哥，那天以後，每當他來，她總是玄哥哥長，玄哥哥短的。

在他的人生裡，也只有她這樣叫過他，只有她曾經那樣親近過他。

他撇開眼，聽著她甜甜的聲音道——

「哥哥，你仔細看看，到底像不像？」

杜凌道：「我還是看不出來……」他問賀玄，語氣略有些自嘲，「賀大哥，你看呢？父親常說你眼睛比我好使。」

因兩人比騎射，沒有一次他能贏過他，不過不知為何，他就是喜歡賀玄，他想知道他到底是如何練就一身本事的，就像這次去嶺南，他才帶了五千精兵，卻大敗敵軍兩萬兵馬，難怪趙堅要封他為王爺，甚至還給予他虎符，讓他調兵遣將，也難怪父親提起他，總是會對自己露出挑剔的眼神。

賀玄一定是有什麼祕訣，是不是拜了什麼高人為師？他生父去世得那麼早，而他來杜家也從不曾向父親討教，倒是父親興致勃勃的要教他，他漫不經心的。

沒想到杜凌會問他，賀玄怔了一怔，想去看那畫，卻又對上杜若的目光，小姑娘好像受到驚嚇，瞪圓了眼睛。

已經有多久他們沒再說話了？他原本也不知該說什麼，可現在杜若這樣看著他，卻叫他莫名的不想拒絕，他把畫拿起來。

他竟然真的要答嗎？杜若小臉繃緊了，其實她並不在意賀玄的回答，她跟那小姑娘像不像跟他又有什麼關係呢？不過想到夢裡，他提劍對著她，她又有些害怕，因她不知道賀玄要對她做什麼，那些夢沒有告訴她答案。

她握一握拳頭，讓自己笑起來，輕聲道：「玄哥哥，你看得出來嗎？」

有兩年多了，她沒有這樣叫過他，那三個字纏在舌尖，有些陌生，聽起來怯怯的。

她在害怕他？

賀玄劍眉微揚，雖然他不像趙豫那樣會討好她，哄得她歡快的叫著他豫哥哥，可他從來沒有嚇過她，她怕什麼呢？他們相處的歲月到最後帶給她的，只是害怕嗎？他看一眼畫，又看她。

琥珀色的眼眸染上了從樹葉中灑落的斑駁陽光，交織出別樣的神采，是冰冷還是

溫柔，她分辨不出。

杜若的眼睛盯著賀玄，杜凌的眼睛卻看著妹妹，因為他早發現這兩人有些不對頭，五年的感情了這幾年居然連話都不說，他覺得可惜，所以他才會藉故讓賀玄看那幅畫。

沒想到剛才，妹妹竟然又叫他玄哥哥。

杜凌一頭霧水的時候，賀玄開口了，淡淡道：「不像。」

並沒有參雜感情，就事論事的樣子，杜若眉頭一擰，心想賀玄的眼睛跟哥哥一樣，都不好使，也不知他如何打仗的。

她把畫收了，慢慢的捲，生怕哪裡弄皺了。

舊習慣還是沒有變，捲個畫都磨磨蹭蹭。賀玄想起最早在杜家時，她有回要顯擺她那些寶貝，讓他坐著等，可等到她一樣一樣小心拿出來，他險些都要睡著了。她不知道她這習慣有多磨人，好幾回他看著都想伸手把東西從她手裡搶過來，又怕嚇著她便罷了。

畫捲好後，杜若問杜凌，「你們要去哪裡？」

杜凌回道：「我剛才請賀大哥來書房坐坐，今兒大吉，好些官員家都在搬家，生怕有人趁機作亂，皇上派了賀大哥來晉縣視察，他也不能久留，我現在就送他出去。」

原來如此。杜若眼睛一轉，心想哥哥口口聲聲賀大哥長賀大哥短的，他一定沒想到賀玄將來會是皇帝，他當了皇帝，趙家勢必就倒了，不過她現在對趙豫厭惡透了，並不同情他，江山易主也不關她的事，她只關心杜家，她不希望賀玄當上皇帝後杜家遭受重創。

唯一能避免的法子，興許就是杜家與賀玄一直保持現在的關係了，而她與賀玄重修舊好，應當便會無事，所以，只是叫個哥哥，又有什麼呢？不是什麼難事。

她悄悄吸一口氣，笑咪咪道：「哥哥確實不該打擾玄哥哥的，省得耽誤事情呢。」

「自然，本就是向賀大哥請教一些兵法罷了。」杜凌笑笑，轉頭與賀玄道：「等賀大哥下回得空，我再請你喝酒。」說著他朝門外走去。

然而賀玄並沒有動。

記憶裡，杜若喊他玄哥哥是在兩年前，今日太陽從西邊出來嗎？她一反常態，叫了兩次，要說第一次還有些害怕，第二聲簡直是駕輕就熟，他垂眸看向杜若，眸色清淺，卻又重若千斤。

杜若頭皮有些發麻，心想他肯定是起疑心了，難道他不樂意她叫他玄哥哥？她目光落在他身上，渾身華貴，是了，他現在是雍王，興許更想聽到她叫他王爺。她略側了側頭，輕聲問：「難道王爺不喜歡？」

叫哥哥，是熟悉的親密，叫王爺，是陌生的新奇，賀玄盯著她好似櫻桃般的嘴唇，想著她的聲音是有些神祕的甜美，雖然有時候覺得聒噪了些，可仍是覺得很悅耳。他淡淡道：「也不是。」

看來並不討厭。杜若嫣然一笑，「玄哥哥，走好。」

更甜了，杜凌在前頭聽得嘴角一扯，感覺杜若喊他都沒有那麼甜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難不成他眼睛真不好，其實這兩人從來沒有變過？

賀玄眸中閃過一絲微不可察的笑意，轉身告辭。

解決了這樁事情，杜若為自己的當機立斷很是驕傲，高高興興的回去了。

此時丫鬟們已把小件東西往外送，她停在旁邊，從竹籮裡拿出一樣天青紗裹著的東西，慢慢打開，只見是黃楊木雕刻的一隻小羊，在梨花樹下，四肢彎曲著，側躺著在睡覺，憨態可掬，那是賀玄唯一送給她的東西。

那時她要過生辰，早在半年前就與賀玄說，讓他送生辰禮，每回見他一次就提一次，他耳朵都要長出老繭，勉為其難送了這小羊。她見到了，還說羊不是那樣睡的，說肚子該貼著地，他說，妳是這麼睡的。

她屬羊。

現在看起來，那雕工也很厲害，他說他有一套很鋒利的刻刀，是父親留給他的，她後来回送了他一條自己編的長命縷。

杜若把這木雕重新包好，放了回去。

各房的東西陸續搬上牛車，就要出發去長安了，杜家二老爺杜雲岩親手攬扶著杜老夫人出來，走一步叮囑一步，恨不得彎下腰背著她走去門口。

謝氏瞧在眼裡，面露不屑。這小叔子也就嘴上功夫厲害，哄得老夫人疼惜他，可杜家誰不知道這家是靠著誰？幸好老夫人拎得清，大事上從不含糊叫杜雲岩得逞，至於小事，就像杜雲壑說的，難得糊塗。

她這丈夫啊胸襟寬闊，做事敞亮，也正如此她才會看上他，看在他的面子上不去計較。

杜老夫人聽說了今日吳姨娘又在上蹦下躡，她語重心長地對杜雲岩道：「你媳婦兒也不容易，你便體諒她的苦勞，也不能叫姨娘騎在她頭上，下回再給我生事，我不管你什麼心思，定要將這賤人趕出去，做姨娘得有自知之明，她無一兒半子的，還不是仗著你的寵？如今咱們是國公府了，我不想杜家被人指指點點，說出了一個寵妾滅妻的孽障！」

這話有些重了，杜雲岩知道老夫人這回是來真的，要重新樹立門風了。這吳姨娘是他前幾年買回來的，打仗嘛，男人總得有個消遣，現在老夫人是不想姑息了。他正色道：「兒子一定謹記在心。娘，您放心，我回頭就去訓她。」

走到二門處，只見小輩們都在等著，瞧見一個個如花似玉的孫女兒，杜老夫人高興起來，招手道：「妳們四個跟我一起坐馬車，我這路上都不用愁了。」

四姑娘杜繡笑咪咪地迎上來，「好啊，祖母，我帶了洞簫來呢，正巧新學會了一支曲子，叫《虞美人》，等會兒我吹給您聽好不好？」

聲音甜得發膩，杜蓉掃她一眼，知曉她又在學杜若，這家裡誰有什麼優點，杜繡都喜歡學，真正是姨娘生出來的種，一肚子的壞水，與她的娘唐姨娘一樣。在杜蓉看來，唐姨娘甚至比吳姨娘還要可惡，因為她從來不犯錯，祖母訓斥吳姨娘，唐姨娘總是在旁邊安安靜靜的，賢妻良母的樣子；杜繡也是，最會討祖母歡心。

杜蓉不以為然的與杜鶯道：「就她那點本事，也好意思吹簫，妳什麼不比她好？」

「便讓她吹吧，我也吹不動。」杜鶯輕咳幾聲，掩著嘴道：「《虞美人》很是好聽，我們有耳福了。」

杜繡謙虛道：「二姊呀，我這是班門弄斧，誰不知道二姊是大燕的才女，只是洞簫未免損傷體力，要是二姊的話，祖母定是要心疼的。」

杜鶯在胎中就帶了病，她生母劉氏身體也不好，她打小便由杜老夫人撫養，祖孫兩個的感情非同一般，杜老夫人聽見她這幾聲咳嗽便已經在揪心，一疊聲的道：

「快些上車吧，瞧瞧妳連披風都沒穿，丫鬟怎麼伺候的？百珍枇杷膏可帶了？這東西雖然矜貴，妳可別不捨得吃，咱們搬去長安，後院就有好些枇杷樹，到時摘了送去宮裡，我與皇后娘娘說一聲，太醫便會做的。」

「祖母，今兒那麼熱，哪裡要穿披風呢？」杜鶯笑著挽住她胳膊，「原來咱們的國公府有枇杷樹呀？等到五月熟了，可做枇杷涼糕吃。」

「還有枇杷糖水、枇杷粥。」杜若補充。

杜老夫人道：「倒忘了若若這饑蟲了，有妳在，家裡多少枇杷樹都招架不住。」

眾人都忍不住笑。

杜老夫人一左一右被兩個孫女兒扶上車，杜繡瞧著嘴唇微抿，到底她不是嫡女，無論怎麼努力，祖母待她始終都沒有待杜若、杜鶯那麼好，姨娘一直與她說，只要她肯下功夫，就一定行，現在看來，姨娘根本是騙人的。

杜若發現杜蓉一直沒有上車，有些奇怪，她這性子風風火火的，比誰動作都快，現在竟然拖到最後？她坐在車窗旁，把車簾捲起來探出頭。

三月裡花木長得蓬蓬勃勃，杜蓉就站在杏樹下，面朝著南邊。

不遠處，杜家男兒都在一起，杜凌正與一個人說話，看得不太清楚，杜若把手掌擋在眉上擋住陽光，瞇起眼睛，她才發現那男人是章鳳翼。

那是父親手下一個參將的兒子，並不是官宦世家出來的。大周皇帝荒淫無道，民變四起，趙堅藉機造反，四處招募大軍，章家就是那時候加入趙軍的，而在這以前他們不過是荒漠上縱橫的馬匪。

杜若心頭一跳，原來杜蓉這時候就已經喜歡上章鳳翼了！

可怎麼後來會私奔呢？大姊雖然性子直率，可只要她與長輩們說，長輩們未必不肯的，她為何要私奔？這一私奔，引發了多少事情，在她夢裡，二嬸母去世，二姊姊大病一場，也讓祖母傷透心，大姊與二叔父徹底決裂，她難以承受這樣的結果，最終傷心離去，後來唐姨娘做了二房主母，而大姊再也沒有回來，直到她嫁給趙豫。

那時候杜蓉已經生下兒子，杜若依稀記得，章鳳翼是對大姊很好的，可到底是犧牲了那麼多的東西。

值不值呢？

杜若並不知曉，她只是想假如可以，或許她能讓杜蓉改變主意，不要再去私奔了，她們想個法子，說不定她便能順利的嫁給章鳳翼呢。

她一直不清楚去年那些夢因何而來，也深深為之困擾，但現在她發現，因著這些

夢，她可以改變很多不好的事情。

她倚在車壁上笑起來。

第二章 大姊的親事

晉縣離長安只有數十里的路程，在悠揚的洞簫聲中，馬車穩當的停在宋國公府大門口。

此時，距離酉時還有半個時辰，杜老夫人鬆口氣，總算沒有誤了吉時。

宋國公府從前是大周的靖海侯府，長安被攻下來後，大周的官員逃的逃，降的降，所有的府邸自然都落在趙堅手裡，他又把這府邸賞給手下的將領。

杜雲壑雖不是趙堅最信任的心腹，可也是當初最早跟隨在趙堅身邊的，且他有勇有謀，很多時候趙堅都喜歡聽他的意見，他的地位牢不可破，不然三大國公爺絕輪不到杜家。

而那些府邸中，靖海侯府算是別具一格，想必請了能工巧匠打造，樓臺亭榭步步是景，杜若沿路欣賞，極是喜歡。

管事江姑姑與她道：「老夫人曉得姑娘們都喜歡花，說來也巧，南苑正好有四座獨院，姑娘們一人一處皆大歡喜，不然另外修葺可是要花費一番大功夫了。」

說話間，已來到一處獨院，遮掩在青竹之間，只露出些許白牆，倒是暗紅的琉璃瓦很是顯眼，被陽光一照，閃現淡淡的紅色。

杜若很興奮，歡快的走過去，瞧見兩扇朱漆小門，銅環不是那麼新，已然有些發綠，往裡頭看去，鋪在地上的青石磚挨著角落的地方還生出青苔。

江姑姑怕杜若生氣，忙道：「才搬進來，好些都沒來得及換新的。」

杜若卻擺擺手，高高興興的道：「挺好的，晉縣的石板上也生了青苔呢，一下雨還有小小的蟾蜍爬出來，晚上也有很多夜蟲叫，這沒什麼，不用換了。」

江姑姑心想難怪老夫人喜歡三姑娘，她總是開開心心的，像從來沒有什麼憂愁。

可世上誰真會沒有煩心的事情呢，只能說三姑娘是個寬和的人。

玉竹與鶴蘭站在院門口，指使下人們把東西搬進來，杜若從院子這頭慢慢走到那頭，處處都滿意，當下便坐在新安置好的桌案旁，把她那些小件東西一樣樣親手拆開來。

另外三位姑娘也大致安頓好了，劉氏來看杜蓉與杜鶯，她們是同胞姊妹，院子也挨在一起，杜蓉不放心杜鶯，早早收拾好就來這裡幫她。

瞧見兩姊妹那麼友好，劉氏忍不住抹眼淚，「我是多虧得有妳們，幸好妳們兩個懂事又能幹，不然妳們父親……我只怕都不能待在杜家了，他也不想看見我，在房裡待不得一刻鐘便去吳姨娘那裡。」

杜蓉像炮仗，一點就著，怒道：「祖母都叫父親好好管著吳姨娘了，他還去做什麼？」

杜鶯也知道杜蓉白日罵了吳姨娘一頓的事，手按在她胳膊上道：「妳急什麼？父親說不定就是去說吳姨娘的，也只有父親鎮得住她，妳光今日說一說她，又有什麼用？」

她說得太快，又咳嗽起來，臉色也慢慢發白了。

劉氏又哭了，「鶯鶯，妳可不能出什麼事，我就指望著妳跟蓉蓉呢，崢兒又小，他懂什麼？鶯鶯妳快些歇一歇，都是為娘不好，不該與妳們說這些事情，老爺要去吳姨娘那裡便去好了，又有什麼了不得的，我這些年便是這樣過來的，只要你們姊弟好好長大便是了。」她讓人拿來迎枕放在杜鶯背後，又端來水，親自餵到她嘴邊。

杜鶯微微閉起眼睛，「娘，我想睡了。」聲音很是虛弱。

劉氏再不敢打擾，忙拉著杜蓉出去。

「鶯鶯看著身體越來越差，我也不知該怎麼辦。」劉氏咳聲歎氣，「蓉蓉，妳多看顧她一點。也是我的錯，不該什麼都與妳們說，妳今日還與吳姨娘吵，妳一個小姑娘還是得矜持些。」

「是她討罵，真不知道爹爹看中她什麼！」杜蓉拍著胸脯，「娘妳放心，我不會讓吳姨娘好過的。」

她逕自去二房的東跨院。

杜雲岩真在那裡，只不過不是在訓吳姨娘，倒是被吳姨娘使出手段勾搭，滾到了床上，兩人正在雲雨呢，就聽見外面小丫鬟急慌慌的聲音——

「大姑娘，妳不能進去啊，大姑娘……」

杜雲岩嚇一跳，翻身而起，將將搭上外袍就看見杜蓉好像怒目金剛似的一腳把門踹開。

「孽障，妳翻天了！」杜雲岩大怒，他好歹也是當人父親的，怎麼丟得起這個臉。

杜蓉冷聲道：「我聽說祖母讓父親您好好管束吳姨娘，難道父親您就是這麼管束的？」

她一身緋色裙衫，面容雖不是那麼嬌美，可英姿颯爽，一雙明亮的眼睛直視著自己，竟讓他有些汗顏，但他可是她的父親，不可能退卻，更不能讓一個女兒給拿捏住了，他沉聲喝道：「為父的事情何時輪到妳來管？還不快給我滾出去，現在就滾，不然我非得拿家法懲罰妳，妳是學過《女誠》的，難道不知道孝道嗎？」孝道？杜蓉挑眉道：「父親與我提孝道，可父親把對祖母的孝道又放在哪裡呢？」這句話讓杜雲岩的怒火更盛，眼見杜蓉面上滿是不屑，根本不把他這個父親放在眼裡，想起她屢次忤逆，他一個箭步過去，劈手就朝她搊了一耳光。

聲音清脆，赫然在杜蓉潔白的臉頰留下紅色的指印。

本是愕然的吳姨娘見狀心花怒放。

杜蓉捂住臉，不敢置信的瞪著杜雲岩，他竟然為一個姨娘打她，打他的親生女兒？她從來不知道父親會荒唐到這個程度！

杜雲岩低頭看著自己的手，心頭不由一陣後悔。他其實是很喜歡杜蓉的，這個女兒性子堅韌，潑辣能幹，他常想，假使她是他的嫡長子，說不定二房就能靠著她，偏偏杜蓉總是與他作對，一次又一次不聽他的話，這消磨了他對她的感情。

然而不管怎麼說，他是不應該打她的。

杜雲岩轉過頭，盯著吳姨娘道：「這兩個月妳都不要出門了，要是被我發現一次，妳就滾出杜家！」

見二老爺難得的兇狠，吳姨娘嚇得臉色蒼白。
杜雲岩拂袖走了。

杜若聽到這消息時，正當要用晚膳，今日喬遷，廚房準備了豐盛的佳餚，丫鬟們流水般的把碗碟端上來，很快就把大圓桌擺滿了。

在廳堂門口見到謝氏，杜若拉住她袖子，輕聲道：「娘，二叔父真打了大姊呀？」實在太可惡了，難怪大姊到現在還沒有出現。

謝氏道：「是，你二叔父剛才也被你祖母訓了，不過蓉蓉也太衝動了一些，好歹是姑娘家，這等行徑傳出去，對名聲不好的。」

杜若不服氣，「怎麼不好？明明是二叔父不對。」要是父親像二叔父那樣對母親不忠，恐怕她也容忍不了，大姊又哪裡不對呢？二嬸母那麼軟弱，總得要有人為她出頭的。

見女兒不贊同，謝氏心想她到底是個小姑娘，大人之間的事情有時候小輩是不合適插手的，杜蓉這樣做，對她一點益處都沒有。只這些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清的，謝氏叮囑道：「你萬不可學蓉蓉，記得凡事不要衝動，不要不考慮後果。你現在小還來得及，蓉蓉卻是十六了，不曉得會不會影響……」

聽起來是在說大姊的婚事，杜若忙問：「娘，大姊要嫁人了嗎？祖母、二叔父有沒有給她定好人家？」

謝氏瞪她一眼，搪塞道：「你一個小姑娘問這些做什麼，快去陪著你祖母吧！」說完去吩咐管事，把杜若撂在一邊。

沒有打聽清楚，杜若有些失望，轉身要進廳裡，卻見杜蓉也來了，她臉頰上有紅指印，還有些腫。

看到杜若她笑道：「你也來這麼晚，咱們一起進去吧。」

見她絲毫不覺得有什麼，杜若心想要是自己被人打了一巴掌，恐怕都不好意思出門，可大姊居然就這樣把臉頰亮出來。

不過她的眼睛還是含著怨的，也像是哭過，杜若忽然明白了，大姊她不是不介意，她是故意這樣的，她要去二叔父的臉，讓眾人看看，他是怎麼做父親的。

杜蓉真是一個好像石頭般的人兒，從來不知道退讓。

在宴席上，杜雲岩果然就有些抬不起頭，可在杜老夫人面前他又不好讓杜蓉迴避，一頓飯吃得毫無滋味，早早就退席了。

看見他好像喪家之犬般逃走，杜蓉心裡才有些痛快。

過了五日，杜家才完全安頓下來，所有傢俱都擺放好了，花園裡也種上新的花木。而趙堅也像個真正的皇帝，開始早朝了，杜家兩位爺早起晚歸，像是回到當初中原沒有四分五裂的時候，整個大燕變得有秩序起來。

杜老夫人見越來越太平，琢磨著要給家裡小孫子與四個姑娘請個夫子。

謝氏道：「也不過是表面，咱們大燕與各勢力、與大周陸續打了七年，兩敗俱傷，

糧草用盡，都沒有餘力再戰，可以後是說不準的。」一山容不得二虎，誰都想佔據整個江山，只是形勢所迫，各自停戰休養生息罷了。

杜老夫人自然清楚，可幾個小輩也不能無所事事啊。「以前他們幾個就是有夫子教的，只是兵荒馬亂時沒個閒情，如今好不容易安定下來，不能讓以前學的荒廢了。妳去打聽打聽，現在在長安有沒有什麼合適的夫子。」

謝氏想一想也答應了。

四個姑娘也確實閒，杜若在樹下看了會兒話本昏昏欲睡，就想去床上躺著，可這幾日她睡得太多，只覺臉又要往橫裡長了，不敢睡，便打算去杜蓉那裡。

太陽熱熱的照在頭上，杜若嘴裡哼著歌，穿過月亮門往前直走，不料右側忽然伸出一隻手擋住她的路，耳邊只聽見柔和的聲音問——

「若若，我送的蝴蝶哪裡不好，妳竟不要？」

杜若側過頭，看見一個年輕男人立在身側，穿著雪青色的春袍，頭戴紫金冠，狹長的眼睛盯著她，流光溢彩。

跟任何人相比，趙豫都可說是出色的，高大英俊，溫和沉穩，讓人不經意間就心生好感，別說她這種小姑娘了，他對她好，更難以拒絕。

可現在杜若不一樣了，她看趙豫有了不同的角度。

挺直身子，她淡淡道：「無功不受祿，大殿下，我不能收這份禮物，多謝您的好意。」

那一對蝴蝶是他走遍整個長安城才選定買下的，很是滿意，以為杜若必定會喜歡，沒想到前日杜凌竟然拿來還給他，說妹妹不要。他不相信，親自過來，沒想到杜若真的不要。

趙豫有些不悅，「便算是赤金，於我來說又算得了什麼？只是個小玩意兒，妳都不願意要？若若，妳是不把我當哥哥了？」半蹲下腰，他目光近乎與她齊平的看著她。

男人的瞳孔漆黑，專注的看著她，充滿了感情，好像是真的很疼她，所以她在將來才會嫁給他吧？雖然杜若現在還小，可十三歲的姑娘不是不懂男女之事的，假使趙豫一直這樣待她，幾年之後，娶她順理成章。

只是杜若不明白，既然趙豫那麼早就對她很好了，為何後來又要背叛她？

她明亮的眼眸好像晶瑩剔透的水晶，倒映著他的容顏。

趙豫忍不住想伸手輕撫她的頭髮，可杜若一下就躲開了。她一向慢吞吞的，這回動作竟敏捷得很。

他氣得笑了，直起身道：「若若，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杜若不想理他，因現在在她看來，趙豫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壞蛋，要不是因為他是大皇子，她連敷衍都不肯。「我已經長大了，男人的東西我不能隨便收，母親知曉會責備我。」她撫一撫腰間掛的香囊，「大殿下請回吧，這裡是內宅，外男不該進來的。」

趙豫瞥她一眼，在同齡人之間，她算是生得高挑，今日穿一襲水綠色芙蓉花開褶

子，下方是雪白寬邊裙，微風吹動，衣裙飄搖，盈盈細腰若隱若現。

本是要笑話她，可趙豫這時卻微微失了神，他一直覺得杜若生得漂亮，但也只是小姑娘的靈動，原來不知不覺間，她已經顯露出少女窈窕的模樣。正待要說話，不遠處卻傳來腳步聲，有人笑著道——

「豫哥哥，你來見三姊姊呀？」

她不叫他，有得是人叫。

不過趙豫並不喜歡，回頭看去見是杜繡，淡淡道：「我原是來見國公爺的。」他順一順袖子，「妳們姊妹說話吧。」說著轉身告辭。

杜繡瞧著他的背影，與杜若道：「我記得大殿下時常帶妳出去玩，還以為他又要去與妳去看戲呢，大燕建國，定都長安，如今城裡極是熱鬧，聽聞來了好些戲班子，有些還被叫去宮裡。我本是想與你們一起去，結果他是來找大伯父呀。」

「現在又不在打仗，」杜若一本正經道：「怎麼好跟一個男人出去？」

杜繡嘆嗤笑道：「什麼男人女人，三姊，妳想得真多，我們離嫁人可還要好幾年呢，再說了，我們是將門虎女，又不是那些閨閣千金，像穆南風，她還跟她父親去打仗呢，所以才能得到榮安縣主的封號。」

亂世之中，先前還居無定所，男女大防是沒那麼嚴，才會出現穆南風這麼個特例。

杜若也很喜歡穆南風，知曉自己在這一點辯不過杜繡，她小嘴一撇，道：「反正我不會再與他玩。」

杜繡實在覺得奇怪，「妳到底怎麼了？大殿下得罪妳了嗎？」

杜若沒有回答。她想起在寬大喧鬧的戲院裡，她曾經跟趙豫坐在一起，他買了好些瓜子放在她面前，她一顆一顆的剝，他覺得她吃得慢，把瓜子抓起來在掌心用力一撲，攤開來，瓜子的皮就自己掉了，露出香甜的瓜子肉，那時候，她笑得多開心。

假如可以，她寧願她作的夢都是假的。

咬一咬嘴唇，她轉身道：「我要去找大姊。」

杜繡拿她沒辦法，總不能逼她。她也沒說要跟著去找杜蓉，因為杜蓉不喜歡她。在這家裡，杜鶯、杜若雖不與她很親近，但大體仍當她是姊妹，唯獨杜蓉，極是不喜她，也是可笑，杜蓉在老夫人那裡也不是很得喜愛的，偏在她面前擺譜。

杜繡道：「我就不去了，今日請了包家，等會兒總要見到的。」

杜若逕自朝前走去。

不似杜若與杜鶯的院子都掩在青竹林裡，甚是清幽，杜蓉那裡花團錦簇，杜老夫人挑的地方都是合了姑娘們的性子。

這般濃烈，就像是杜蓉。

聽到丫鬟稟告，杜蓉放下手裡正在編的劍穗，笑道：「我眼睛痠了，正好要歇一歇，妳就來了，可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。」她吩咐丫鬟上茶。

杜若瞄了一眼那劍穗，「大姊，妳紮這個紮得挺好看的，是蛇形結嗎？」

「是，紮了玩兒的。」

可杜蓉怎麼會紮劍穗呢？杜若以前或許不會在意，可她知道章鳳翼的事情了，自

然會懷疑起來，只是她也不好貿然詢問。

就在這時，杜老夫人身邊伺候的石榴來傳話，請她們去上房，說包家已經到了。群雄逐鹿，武將定國，而在兩國交戰、運籌帷幄中少不了謀士，包兆辰就是趙堅頗為重用的一個謀士，在長安定都之後，被升為吏部郎中。

杜若道：「沒想到這麼早就來了，還以為要等到下午呢。」

杜蓉審視她一眼，見她頗是妥當，笑起來道：「也不用換裙衫，我們先去鶯鶯那裡，再一起去上房。」

包夫人坐在堂中，稱讚杜家的景致，與杜老夫人道：「我以前便聽說這靖海侯府修建得極好，今日看來名不虛傳，你們住在此地，真是再合適不過。」

杜老夫人笑道：「也是聖上恩澤。」

包夫人端起茶喝，目光卻瞄向珠簾，只見小丫鬟兩邊拉開，隨著輕微的腳步聲，便看見三個姑娘陸續進來，杜繡早來了，包夫人已經見過，這時來的這三個她當然也認識，目光準確的落在杜蓉臉上。今日她來意彼此心知肚明，雙方都有那個意思。

杜蓉生得英氣勃勃，頗有杜家武將之風，而他們包家書香門第出身，兒子文弱，兩人倒是相得益彰，鑒於杜家才得國公府的富貴，包夫人心裡是有七八分滿意的，就是這親家母……她看一眼劉氏，委實有些扶不起來，幸好杜蓉不像她，不然怎麼撐得起一個家呢？

她笑咪咪的拿出禮物送與她們，「我就喜歡你們家的姑娘，個個都跟天仙似的。」

杜蓉看著禮物，面上有些猶豫，可四個姑娘都有，她不好不收，只得拿了。

長輩們說話，杜家姑娘們便與包家的獨生女包琳去園子玩，誰想到海棠林裡竟有三個年輕男人在，杜若抬眼看去，一個是杜凌，一個是趙豫，還有一個正是包家公子包岱。

原來趙豫還沒有走，杜若正要扭頭不看，卻見趙豫對她笑了起來。他本就生得俊美，這一笑有宋玉之美，潘安之風，幸好杜凌生得也很英俊，那包岱就瞬間被襯成海棠樹的樹幹。

可杜若還是很堅決的移開了眼睛。

小姑娘毫不留戀，頭偏向東邊，只露出一截雪白的脖頸對著他，完全沒有以前的親近，趙豫實在不明白，杜若為何態度變了，要是換作以前，她見到他總是歡喜喜的，甜甜的叫著他豫哥哥，然而今日她竟然叫他大殿下，那樣的疏遠。

兩年多的感情都是假的嗎？一股無明火燒在胸口，他恨不得上去好好問一問，只是顧忌有旁人在，只得先按捺住，依舊面帶著微笑，好似真的在賞花。

倒是包岱見到杜蓉，笑著迎上來，「大姑娘，聽聞你喜讀兵書，我正巧在家裡尋到一卷《百戰略》，不知道大姑娘可喜歡看？」

白皙的手遞過來，雖是送書，可這樣坦蕩蕩，倒也不討人厭。

豈料杜蓉並沒有去接，口氣冷淡的道：「謝謝包公子，這卷書我是有的。」

杜鶯眸光一動，那《百戰略》極是稀有，他們家有很多兵書，唯獨沒有這卷，杜蓉那是睜著眼睛說瞎話。

她表情並不明顯，可杜若看見，卻也猜到杜蓉是在騙人，目光在包岱臉上打了個轉兒，她想起那章鳳翼。

他是馬匪的兒子，皮膚微黑，高大魁梧，走起路來大步流星，嘴裡還常叼著草，一股子流氓痞氣，反觀包岱，謙謙君子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兩人的差別實在太大。若是杜蓉喜歡章鳳翼，那是怎麼也不可能喜歡包岱的。

杜家將將安家，姑娘們的小廚房還沒建好，故而杜若每日都要去父母那裡用飯。剛踏入院門，她就瞧見杜雲壑在庭院裡舞劍，那一把閃亮的劍被他舞得好像流光般在空中飛翔，停下來的時候，周遭滿是落葉，都是被劍氣打下來的。她忍不住擊掌道：「爹爹的劍法真厲害呀！」

杜凌這時正好過來，聞言笑道：「我的劍法也不錯，下回給妹妹看看。」

杜雲壑斜睨他一眼，「前幾日你與玄兒過招，你三下都沒能擋得住。」

幹什麼要揭人傷疤啊？杜凌極是不滿，皺眉道：「他比我大了兩歲呢，我也沒有他這等歷練，比不過也很正常。」

「人一旦找藉口，這輩子也就完了。」杜雲壑冷冷道：「你最好給我記住！」

杜凌不服氣，要說他哪裡討厭賀玄，也就這一點，父親總拿他們兩個相比。

見哥哥不高興，杜若拉拉他的衣袖，鼓勵道：「每個人都有優點缺點，你沒有他武功好，可是你比他討人喜歡啊！」

這也算優點？杜凌嘴角一扯，「那妳喜歡我肯定比喜歡賀大哥多嘍？」

「當然，我一點也不喜歡他。」杜若用力點頭。

杜凌心裡舒服一些，不過想到杜若上回那麼甜的叫賀玄，他又有點不信，她小時候就喜歡纏著賀玄，有回下大雪還非得去看他，聽說後來兩隻腳都陷在雪地裡，還是賀玄把她抱回來的，那天到了家裡，他渾身都覆著雪花，幸好護得好，她沒有凍傷，倒是賀玄得了風寒，為此妹妹還被母親說了一通。

後來不知為何，他們疏遠了。想到這裡，杜凌不禁拉著她走到角落，輕聲道：「妳怎麼又叫他玄哥哥了？」

杜若一怔之後，笑咪咪道：「他現在可是王爺呀，叫他玄哥哥可以沾光。」

這鬼丫頭，杜凌不得不服。

謝氏喚他們進來用飯。

八仙桌四人各佔一邊，丫鬟們在旁邊布菜，杜雲壑是不喜歡的，他總是自己夾菜，謝氏對此也不管，可兒子女兒的規矩她是要教的。

見杜雲壑吃得八分飽了，謝氏問他道：「老爺，今日大殿下專程過來，是為何事？」

「能有什麼，不過討教一些事而已，也不是一回兩回了。」

杜若豎起耳朵聽。

杜凌道：「他是欽慕您，父親，誰不知道您百戰百勝的威風？便是皇上提起您也

是讚不絕口的，莫說是大殿下了。」

趙豫與杜凌混很熟，他幫著說話也是常事。

杜雲壑打量他一眼，「你們感情再好，也得有個規矩了，他是大皇子，你只是國公府的公子，不要走得太近。」

這話什麼意思？杜凌皺一皺眉，「莫非父親是說立太子一事？」

事關儲君，杜雲壑臉色沉下來，「莫張口就說，這與你無關。」

謝氏見狀忙屏退下人，見門關上了，與杜雲壑輕聲道：「老爺，你也別盡想堵住兒子的嘴，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便是你不說，他難道就不知？堵不如疏，你與凌兒說清楚，他才不會胡說八道，大殿下可是常來我們家的，其中固然有老爺的原因……」

杜凌皺眉道：「娘的意思，大殿下是因為父親才與我們交往的？」

「你這孩子就是急，」謝氏道：「聽老爺說吧。」

杜雲壑看兒子一眼，淡淡道：「別把大殿下說得那麼卑鄙，人都有私心，人也都要交朋友，凌兒，凡事都要想想兩面。既然你娘把這件事攤開來說，我便告訴你們，三位皇子都有爭奪太子之心，這並無對錯，雖說長幼有序，可歷史上違背此例的多得是。你只消記住，這件事你千萬莫摻和進去，但並不是讓你完全避開大殿下，抱著平常心即可。」

杜凌到底年輕，被這一番話說得沉默下來。

而杜若卻別有心思，甚至是恍然大悟，難怪趙豫會背叛她，他想當太子，想做皇帝，便拉攏父親，所以才會娶她，並不是出於真心。一切都有了說得過去的理由，她不禁道：「我看他就是故意接近我們的，父親，您一定不要幫他，他會忘恩負義。」

「若若，妳何出此言？」杜雲壑奇怪問道。

杜若不曉得該不該把作的夢告訴他，如果說了，還得搭上賀玄，恐怕父親會很為難吧？一邊是舊主，一邊是未來的新帝……她試探的道：「我夢到的，他做了皇帝會背叛杜家。」

杜雲壑聽了十分好笑，「夢若是能信，不知得有多少荒唐事，妳說他做皇帝，哪一年做的？」

夢裡，好像是四年之後，可趙堅不死他不可能做皇帝，但趙堅現在還年輕，她也沒有夢到趙堅是如何死的。杜若不禁覺得自己剛才冒失了，她應該想個更好的法子來解釋這夢。

她不說話了，扒拉著米飯。

杜雲壑大事上從不縱容孩子，叮囑道：「若若，夢乃幻象，下回千萬別拿出來胡說了，幸好是我們，要是別人聽見傳揚出去，這可是大罪，要誅九族的。」

這道理她當然知道，杜若答應一聲。

從堂屋出來，杜凌就取笑她，「我總算知道妳為何不要大殿下的喬遷禮了，真是傻丫頭，還相信夢呢。我跟妳說，我昨日還夢到我在大河裡游水，妳猜遇到什麼，一隻跟院子一樣大的烏龜，我爬到牠背上……」

「這些古怪的夢我也做過，可這不一樣。」杜若打斷他，「哥哥，你真不信有些夢是能預示的嗎？這世上就沒有這種事情嗎？」

杜凌撓撓頭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倒也不是，我聽說國師就有天眼，能看到將來的事情。」

國師名叫甯封，杜若也曾聽說過，現在聽杜凌說他能知曉將來，頓時彷彿遇到同道中人，忙拉著杜凌的袖子問：「國師住在何處，他怎麼從來不露面？」

「我聽說他住在八仙觀，皇上稱帝之後，他便成為八仙觀的觀主了。」

杜若把這事記在了心裡。

第三章 找國師解疑

在長安定都已有月餘，趙堅耗費不少財力物力，重修前朝遺留在長安的宮殿。

經歷了七年的戰亂，不管是趙堅還是眾位官員都是極為疲憊的，如今總算能安定下來，趙堅這日便請了一眾官員及家眷同遊芙蓉園。

芙蓉園位於曲水池，佔地極廣，園內修建著錯落的庭院，大大小小的池塘，廣闊的綠茵草地，甚至還有戲園子。杜若是頭一回來，沒料到長安竟有這樣的地方，也是興致勃勃。

觀賞間，趙堅與皇后秦氏並肩而來，各自一身龍袍鳳裙，光彩奪目，三位皇子立在他們身後，雖是才成為大燕的皇族不久，竟也已生出幾分尊貴的氣派。

眾人上前行禮，高呼萬歲。

趙堅這回是要君臣同樂，絲毫不擺架子，走到大臣們中間笑道：「朕從來沒來過芙蓉園，你們想必好些也是第一回來吧？」他叫一個大臣的名字，「吳大人倒是長安人，不妨領我們去看看，我聽說芙蓉園的假山建得別具一格，是也不是？」男人們慢慢往假山那裡去了，女眷們則與秦皇后在一起。

秦皇后笑道：「大夥兒也別拘著，尤其是小姑娘們，要是我在妳們這年紀啊，早就待不住了，都去玩兒吧。」

秦皇后的溫柔賢淑是有目共睹的，在趙堅領著屬下衝鋒殺敵的時候，秦氏留在後方，對女眷們也極是照顧，但凡誰家有個難處，她總會親自前去探望，趙堅能坐穩皇帝的位置，與秦氏也是息息相關。

原本杜若也很喜歡她，可因為趙豫，卻不是那麼想與秦皇后親近了，聽到此言，眼見姑娘們都散開，便與杜蓉、杜繡往紫雲樓而去，杜鷺病弱，今日並沒有一同前來。

紫雲樓高大宏偉，聳立在芙蓉園中心，遠遠就能看見紫紅色樓頂，杜蓉指著不遠處與杜若道：「若若，穆姑娘在那裡呢，咱們去找她，與她一起去紫雲樓。」

穆南風可是姑娘們心中的女英雄，杜若笑道：「好啊、好啊！」

杜繡心想這穆南風雖是英武威風，卻像個男人，她是不太喜歡，不過穆南風深得皇帝欣賞，交個朋友還是不錯的，她輕快的跟上去。

穿過小徑，前方有處小園林，穆南風就在前面，杜若正要過去問好，杜繡道：「三姊姊看，王爺在那裡呢。」

杜若順著她說的方向看去，果見賀玄正坐在海棠林中的亭子內，墨袍玉面，那滿

樹的繁花也不能柔和他的冷峻。沒料到會突然遇見，她朝他甜甜一笑，當做是友好的打招呼。

賀玄眼力極佳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朝身邊說了幾個字，隨從元逢大踏步朝杜若走過去。

只見元逢直走到杜若身邊才停下來，微一抱拳道：「三姑娘，王爺請您過去。」

「我？」杜若發怔，「請我過去做什麼？」她實在好奇，因為賀玄從來不會主動請她，哪怕是年少時，他也沒有請過她去家中做客，倒是她閒來無事，總會去打擾他，現在想想，她那時還真是厚臉皮呢！

因今日出外遊玩，杜若好好打扮了一番，穿著玫瑰紅折枝白牡丹襦衣，淡藍細褶裙，玫瑰同色的腰帶綴著流蘇繫在腰間，掛著雙蝴蝶白玉佩，清新明亮的好像三月的晨光。

她隨元逢走到賀玄身邊，賀玄眸光落在她身上，想到之前的事情，她不只突然叫他玄哥哥，今日又對著他笑，好像一根若有若無的羽毛般劃過心頭，讓他沒有辦法不去在意，所以才讓元逢去請她，結果她也真的來了。

她對自己那麼順從，難道是想重修舊好？

小姑娘長大了，倒是有些讓人捉摸不透，不像年幼時只知道黏著他玩，十分的天真。

杜若被他看得有點不自在，詢問道：「玄哥哥，你找我有事嗎？」

他不置可否，只道：「坐下。」

杜若依言坐下，他再無聲音。亭子裡安安靜靜，並無一絲聲響。

杜蓉與杜繡走了，大約看到她坐下來，以為她與賀玄要說什麼事情，所以沒有等她。

好尷尬！她有點後悔過來，偷偷看賀玄一眼，又把目光投向桌上的紫砂茶壺。

元逢機靈，立時給她倒了一盃茶，她拿起茶盃喝起來，算是找點事做。

含著清香的茶水縈繞在舌尖，帶來層層涼意，碧水銀波，乃是竹葉青。她笑道：

「嘗起來好像是峨眉山的，是不是？」

賀玄道：「是。」

杜若慢慢將茶都喝光了，元逢又為她倒滿，賀玄仍是坐著，身姿挺拔紋絲不動。

莫名的就有些威壓朝她籠罩過來，她茶也喝了，他說話又言簡意賅，她沒法子，鬆開手看向他道：「你到底叫我來做什麼呢，總不會是為了喝茶吧？」

「就當是吧。」

他眸光搖曳，像夜裡的星光倒映在湖泊中，她一直知道他生得英俊，而今離得近，越發清楚的看見他深邃的五官。

她抿住唇，不再說話，想起曾經無數次的見面，總是她一個人喋喋不休，他只聽著，可那時她是那麼容易滿足，還覺得他很好，不像她哥哥，她要是說些傻乎乎的話，哥哥總會笑她，可賀玄從來不會嘲笑她，他好像一條不知深淺的溝壑，什麼都能倒在裡面。

然而，她其實一點也不瞭解他，這種感覺就像站在河邊，能看見自己的倒影，卻

看不清河底到底有些什麼。

她又拿起茶盅喝了一口，亭子外忽地傳來腳步聲，趙豫逕自走過來。

「無則，難怪我找不到你，原來你躲在這裡呢。」

分明是對賀玄說話，眼睛卻看著杜若。

杜若一下子就嗆到了。她想站起來就走，可水在嗓子眼折磨得她咳出眼淚。

賀玄眉頭一挑，他當然知道她與趙豫的關係，趙豫是趙堅的長子，身分尊貴不便衝鋒陷陣，時常是留在後方的，也不知如何與杜若交好，他有日回來便聽見她喊他豫哥哥，比當初叫他還要甜。現在看到趙豫，是太歡喜以至於失態了嗎？

可見杜若咳得難受，他的手先於玉竹的放在她後背上，不輕不重的一拍。

玉竹沒想到他會出手，忙又退回去。

從趙豫的位置，看起來就好像賀玄在攬著她一樣，他心頭暗惱，淡淡道：「早就聽聞你與三姑娘青梅竹馬，今日一見，還真有幾分感情。」

他用的力道很巧，杜若很快就不咳了，賀玄收回手，站起來道：「殿下尋我，是有要事不成？」

趙豫走到亭子中，往石凳上一坐，就坐在杜若的左側。

杜若連忙站起來，半垂下頭道：「大殿下、王爺，你們有事相談，我便不打擾了，告辭。」說完匆匆而去。

看著她的背影，賀玄心頭生出疑惑，她難道不喜歡趙豫了？不然以她的個性，絕不至於走得那樣匆忙，定是要與趙豫說上幾句話的，就像當初她面對他，明明沒有什麼事情，她也能尋到那麼多的話來說。

趙豫見狀氣得嗓子發乾，眼見桌上有盅茶，伸手便去拿，誰料手指將將碰到，就有一道勁風直襲過來，將那茶盅從他手邊推了出去，到了石桌邊沿才停下來。

趙豫臉色一沉，「無則，只是一杯茶，你都不捨得？」

賀玄跟元逢道：「給殿下拿盅新的。」

他才想起剛才杜若咳嗽的樣子，那茶盅是她喝過的。

眼前閃過杜若嬌若花瓣的嘴唇，還有剛才她離去的模樣，趙豫說不出的煩悶，他自問對杜若十分的好，也不知到底哪裡得罪她，看見她竟好似看見蚊蠅，這著實讓他有些羞辱之感，畢竟他一介皇子，走到何處都是備受歡迎的，就像剛才，他在路上都遇到好幾位姑娘拋來秋波，可他並沒有停留。

真是不識抬舉的丫頭！以為她宋國公府了不得了？還不是他父皇封的！趙豫目光往賀玄身上一掃，眼前這王爺也是，他一樣看不慣賀玄的態度，便算當年他父親有輔佐之功，可他一早就去世了，也是父皇仁厚，念在那點功勞重用賀玄，甚至封他為王，換作別人試試？趙家的江山犧牲了多少人，賀玄的父親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個。

不過父親有句話說得在理，賀玄是少有的將才，被重用也算理所當然。

趙豫笑一笑道：「無則，剛才蘭州傳來急報，蒙古軍與金軍在邊界打了起來，你看，咱們大燕可要插手？」

那是外族之間的事情，不過蒙古軍假使把金軍吞併，勢必會成為猛虎，威脅大燕。

賀玄道：「若蘭州有多餘之力，大可襄助金軍，不過……」

趙豫挑眉，「怎麼？」

「我記得駐守蘭州的只有吳將軍了。」

「那又有什麼，」趙豫笑道：「還有你啊。」

「我？」他才從嶺南回來，又想派他去蘭州。賀玄笑一笑，「若皇上也有此意，我自領兵前往。」

趙豫站起來，拍拍他肩膀，「辛苦你了，無則，難怪父皇說能者多勞，咱們大燕能有你這樣一位王爺，真是大燕之福。」

賀玄淡淡道：「殿下謬讚。」

見趙豫大搖大擺走了，元逢氣得臉色鐵青，低聲道：「王爺您在嶺南受的傷還沒有好全呢，怎麼能再去蘭州？蘭州地處偏遠，這一來一回就得要大半年，等到您去，說不定那仗都打完了，不是要著王爺玩嗎？」

賀玄拿起茶盅淺淺一嘗，並沒有說話。

元逢沒轍了，他真弄不明白主子在想什麼，又不是他的江山，他這麼拚命做什麼，到頭來還不是趙家人享福，他就只得個王爺的封號，雖然也是挺響亮的。

元逢歎口氣，暗想要是老爺還在就好了，憑著老爺的本事，趙堅哪裡比得上，要是老爺在，興許還是老爺當皇帝呢！

可惜人有時候就是比個命長命短。

杜若離開涼亭，因走得急，待得和杜蓉會合，額頭上竟冒出了一層薄汗。

那是極為少見的，杜蓉驚訝的看著她，「不知道的還以為誰在背後追著妳呢。」

杜若有苦說不出，從袖中拿出帕子擦一擦汗，「我是急著要看穆姑娘。」她抬頭衝著穆南風一笑，「穆姑娘，我們好久不見了。」

穆家與杜家原先素無來往，是在趙堅造反，穆家成為麾下部屬之後方才相識。那時候穆南風已經習得一身武功，杜若第一眼看到她，她穿著深青色的衣袍，手握長劍，腰懸匕首，她還以為穆南風是個少年。

此時看過去她仍是那樣的風姿，立在姑娘們中間，渾然沒有女兒家的嬌態，英姿勃勃，彷彿生來就該穿著戎裝。

看見杜若，穆南風也笑起來，「如今兩國相持，許是會有一陣子的安寧，我不去打仗，便能經常見了。」

杜繡抿嘴一笑，「到時不知能否有機會再看穆姑娘打馬球。」

年輕男女總會尋些玩樂的事情，賽馬、比武、打馬球、蹴鞠，吟詩作對，琴棋書畫，沒有一個落下的，但有幾樣姑娘們能嘗試的並不多，倒是穆南風，什麼都能參與，比如打馬球，有回是少年們一起比試，誰料穆南風中途插入，竟險些拔得頭籌，出盡風頭。

不過這魁首卻是杜凌得的，杜若心想她這哥哥難怪父親有時要責備他，正經的武功比不過賀玄，可打馬球、蹴鞠等玩意兒卻是精益求精。

穆南風爽朗道：「打馬球好呀，哪回我們姑娘家聚一起玩一場。」她一擺手，「走吧，去紫雲樓。」

眾人便朝紫雲樓而去。

芙蓉園最巍峨的建築便是這樓了，姑娘們沿著石階上去，靠著圍欄俯瞰，樓臺亭榭盡收眼底，一時都忘了讚歎，直到又有腳步聲傳來，驚醒她們，方才再次說笑。

杜繡好奇來人是誰，盯著那石階，只見有位姑娘款款而至，她一推杜若的胳膊，

「是周姑娘呢，三姊，妳不是與她最好嗎？」

杜若心頭一跳，身子有些發僵。

周惠昭柔軟的聲音響了起來，「若若，原來妳也在這裡，我說剛才怎麼找不到妳呢。」

周惠昭是富昌伯府的獨生女，性子溫和，與杜若一見如故，杜若喜歡她的善解人意，兩人總在一起，所以在夢裡她才會將周惠昭請到宮裡做客吧，可她絕沒有想到趙豫會碰周惠昭，真正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！

周惠昭的清白就這樣被他玷污了，只是趙豫既然喜歡周惠昭，怎麼不娶她呢？非得要強佔她，杜若心想幸好自己知道了將來，她一定不會讓這件事情發生的。

深呼口氣，她朝周惠昭微微一笑，「周姊姊。」

陽光下，小姑娘的笑容好像梔子花，單純而甜美。周惠昭過去挽住她胳膊，「以前與我那麼多話，今日就只叫我一聲姊姊了？」

周惠昭生得很是柔弱，長眉細眼，身材也很單薄，明明比杜若大一歲，看起來卻有些小，手腕細得彷彿一碰就斷。

杜若笑道：「哪有，只是剛才往下看，景致真的太漂亮了，我都不曉得說什麼，妳來看，是不是？」

周惠昭便也站到圍欄這裡來。

姑娘們看了好一陣子才從紫雲樓下來，又往假山而去，路過一大片碧綠的草坪時，杜若發現好幾個年輕男人正在蹴鞠，其中一個身材高大、穿著海青春袍的男人最是顯眼，因為玩蹴鞠，他竟然把衣服下襬都撩起來縛在腰間，露出雪白的綢褲，看起來不倫不類，可行動間卻又是瀟灑不羈，讓人忍不住想多看兩眼。

眾位姑娘都停下腳步，只見皮毬傳到他脚下，他斜刺裡一踢，皮毬沒有滾向該去的地方，而是朝著她們飛過來，周惠昭嚇得花容失色，然而這皮毬卻很準確的落在杜蓉腳邊。

陽光下，年輕男人雙手叉在腰上，咧嘴一笑，「勞煩姑娘把皮毬還給我。」

杜若方才認出他是章鳳翼。

那瞬間，她瞪圓了眼睛，一直以為是杜蓉喜歡章鳳翼，但現在她實在懷疑是章鳳翼勾引了杜蓉。

杜蓉臉頰飛紅，暗地裡罵章鳳翼魯莽，可心裡又甜滋滋的，她伸出穿著繡花鞋的腳用力一踢，把皮毬踢向他。

章鳳翼接住皮毬，「謝謝姑娘。」

他笑得很燦爛，杜蓉卻不敢多待，轉身走了。

從芙蓉園回來，已是傍晚，杜若走了很多的路，極為困倦，從轎子裡下來就昏昏欲睡。

杜雲壑看她這弱不禁風的模樣，忍不住與謝氏道：「都是妳慣的，看看，要是從小就好好學習武藝，指不定我們家也出一個穆南風呢，現在呢，肩都不能挑十擔。」謝氏才不贊同，「若若是我心頭寶，我只要她開開心心的就好，做什麼女將軍？我們家有老爺你、有凌兒就夠了。」

「是啊，父親，穆南風有什麼好？」杜凌想到穆南風那男人的打扮就很不喜歡。

「姑娘家就該有個姑娘的樣子。」

杜雲壑瞅他一眼，「你也就馬球贏得過她！」

杜凌又被揭瘡疤，臉上忍不住一紅。這世上有賀玄就罷了，還有穆南風，真不知道她一個女人那麼要強做什麼，女人的職責應該是相夫教子，而不是跟男人一樣上場殺敵，「她厲害又如何，都沒人願意娶她。」生怕父親責備，他說完這句話拔腿就跑。

杜雲壑果然吹鬍子瞪眼，「連個女人都比不過，他也好意思。」

謝氏偏袒道：「凌兒什麼性子你不知？他是小孩子脾氣，誰讓你總是不誇他，老爺，世上沒有哪個兒子是不期盼父親的誇讚的。」

「那他也得做些值得我誇的事情！」杜雲壑一拂袖子走了。

杜若在那裡笑，「爹爹只是嘴巴硬，又不是真的不疼哥哥，不疼的話，早就像其他幾位將軍那樣，拿鞭子抽不聽話的兒子了，可爹爹從來沒有打過哥哥。」

謝氏道：「可不是，妳爹也就只能用那張臉來嚇唬我們。」

母女兩個笑成一團。

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，大燕初定，趙堅日日早朝，與臣子們商定大燕律令，這日又在八仙觀打平安醮，祈求來年風調雨順。他這皇帝也算得上盡心了，什麼都考慮周到，故而這次的醮祭極為隆重，是由禮部官員參與主持的。

這樣的熱鬧杜若自然不能錯過，坐在車裡就已經興高采烈，瞧見她的歡快，杜蓉暗地裡歎口氣，要是她也才十三歲該多好，還不用考慮親事，可現在她十六了，昨晚祖母留她說話，提到包家的事情，她言詞間有拒絕的意思，祖母有些不悅，也不知會不會改變主意，她心想最好章家來提親就好了，不曉得章鳳翼有沒有與章老爺說呢？

不過章家馬匪出身，家中也沒有個主母，章鳳翼底下三個弟弟，全是一群臭小子，祖母以前就說過章家沒有規矩，興許他來提親，家裡長輩也不會同意，她越想越覺得擔憂。

杜若看她不說話，關切道：「大姊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是在想一會兒醮祭上會不會有咱們大燕的國師。」杜蓉自小就很獨立，不喜歡訴苦，她笑道：「我聽說國師有一百多歲了，已修煉得道，不然也不會有天眼，早早預測皇上會稱帝呢。」

世上有人能活那麼久嗎？杜若大為吃驚，「真的那麼長壽？」

「誰知真假，反正很少有人見到國師。」

說話間，馬車已到了八仙觀門口，三位姑娘一起下來，只見眼前車水馬龍，壅堵不堪，一時都不知該往哪裡走，還是杜凌命幾位護衛在前頭開路，一直到有官兵駐守的地方，才能從側門進入觀中。

此時醮場中已是圍了幾圈的百姓，有三位道士緩步前來，手裡拿著拂塵，仙風道骨，杜若一個個看過去，見到其中有位鬚髮皆白，貌若六十，心想這位莫非就是國師？

誰料禮部官員開口便尊稱他清輝道長，她才知不是，原來甯封並沒有親自來主持醮祭。

這就不好了，她對打醮雖然好奇，可最最重要的原因是想結識國師，她想問問自己的那些夢。

事情無法辦成，她不太甘心，與杜蓉找個藉口道：「大姊，我要去如廁。」接著便轉身離開人群。

兩個丫鬟跟在她身後，只見她盡往深處走，到了沒有人煙之處方才停下來，與玉竹道：「妳去問問前頭的小道士，國師是不是住在這裡。」

玉竹驚訝，「姑娘問這做什麼？」

「叫妳去問妳去問便是。」杜若站在一堵白牆邊，只見此處種滿青竹，甚是幽靜，「得道高人就喜歡住在這種地方，在深山叫小隱隱於野，而今這八仙觀正當在都城，那是大隱隱於市，不過骨子裡定是不變的，仍是喜歡安靜。」

玉竹聽了她一番分析，腦袋裡如同被塞了漿糊，「可姑娘為何要找國師呢？」

「我自然是有所要事，天機不可洩露。」杜若神祕兮兮，「快去，我沒那麼多時間等。」

玉竹拿這主子也是沒有辦法，正待要走，青竹間卻走出一個年輕男人。

杜若亦沒料到有人在此，她抬起頭看向他，只見這男人面容秀麗，氣質高雅，一對眼眸清澈明亮，像藍天上的白雲，平和溫柔，那樣籠罩下來，使人心裡像都溢滿了快樂。

她問他是誰，他卻道：「妳找貧道有何……天機之事？」

杜若目瞪口呆，國師不是一百多歲了嗎，可他看起來怎麼那麼年輕？她忍不住脫口而出，「國師您老真是駐顏有術呀。」

您老……不得不說，這兩個字讓甯封對杜若有點刮目相看，他淡淡一笑道：「貧道修習道術，自是異於常人。」

原來真的有一百歲，杜若極為震驚，心想不愧是開了天眼的，果然是得道高人。

她言行更是謹慎，朝甯封端正的斂衽一禮，「國師，我冒昧前來，是想向您請教一個問題。」

甯封目光落在她臉上，淡淡一笑道：「可以。」

杜若心頭大喜，讓兩個丫鬟退到遠處，吩咐完，她也沒有立即開口，而是左右的看，生怕有人偷聽。

甯封瞧著好笑，小姑娘的行為讓他覺得有些荒唐，可隱隱又有種直覺，她確實是有很重要的事情，重要到不顧姑娘的身份，親自在八仙觀尋找他。他又仔細地打量她，側行一步道：「妳隨我來。」

杜若連忙跟在後面。

穿過竹林，前方有一處獨院，半舊的門口有兩個小道士在打盹，聽到腳步聲方才驚醒，看見是甯封也不害怕，笑嘻嘻道：「國師您又回來了？」

竟然沒有絲毫的敬畏！杜若暗想，便不說是國師，光是他這年紀也足夠別人尊敬了呀，莫非是他平時太過平易近人？她回想了一下，甯封還真沒有什麼國師的架子。

見小道士目光移向杜若，甯封道：「她是客人，你們去廚房說一聲，燒些熱水來。」他領著杜若直走入堂屋，她看一眼，發現陳設非常簡陋，並沒有昂貴的木料，與她想像中高人的住所是一樣的。

甯封關上門，請她坐下。

陽光從半開的窗戶灑進來，有些許照在他藍色的道袍上，杜若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魯莽，她剛才竟然一點都沒有質疑甯封的身份就隨他進來了。她忍不住抬起頭看向他，他眸色溫和，端坐在椅子上極有風度，不知不覺的讓人產生信賴。

見她打量他，甯封身子子略微前傾的問：「還不知妳是哪家府邸的姑娘？」

「宋國公府，我在家中排行第三。」杜若道。

「哦，杜家。」難怪觀她面相非富即貴，他目光微斂，「請三姑娘說明來意吧。」

提到這事兒，杜若不禁緊張起來，她雙手緊握在一起，思量了下才道：「我聽聞國師您能預知將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也談不上預知，世間萬物，皆有其律。」甯封眸光閃動，沒有想到杜若會說起這個話題，「難道這與杜姑娘妳今日的來意有關？」

「是……」杜若在這關鍵時刻又猶豫起來，畢竟家人都不信，甯封真的會信嗎？她又不是修道人，而且她也不確定說出來會有什麼後果。

就在她遲疑的時候，甯封笑一笑，「假如姑娘還沒有下定決心，不如下回再來吧，不過最好在半年之後，因為貧道近日可能要離開長安。」

半年之後，那也太久了，杜若顧不得了，輕聲道：「國師您信不信夢有預知之能？」

有些意思，甯封眉頭略挑，「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夢是最為玄奇的，很多事情都能在夢裡找到解答。」

看來沒有找錯人，杜若道：「假使有人作了這樣的夢是因為什麼呢？畢竟這很罕見。」

甯封瞧著她，「三姑娘妳作了夢嗎？」

那瞬間，他目光一下銳利起來，竟是叫杜若避無可避，好像身上什麼祕密都藏不住了，她眼睛圓睜著，就像是被說破了心事。

甯封眼眸微微瞇了起來，笑道：「是不是夢到了什麼成真的事情？妳與我說來聽聽。」

那眸光從銳利到柔和，一緊一鬆之間輕鬆就把她的戒備瓦解，她甚至沒法思考的

就直接道：「我去年夢到大軍攻入長安，今年真的便在長安定都了呢。」

甯封聽得此言，手在椅柄緊緊一握，他能看出杜若的單純，她不是在騙人，不過趙軍早在很久之前就定下圍困長安的計策，她是國公府的姑娘，興許聽得杜雲壑所說也未可知。他道：「或許是巧合。」

見杜若眉頭緊蹙，欲言又止，看來她覺得不是巧合，難道她還夢到了不止一件事情？若是這個程度，倒是真有些令人驚訝了。

他沉默思忖的時候，有小道士敲門送來熱水，他拿起茶壺，給杜若沏茶。

動作飄逸，袍袖微拂，杜若心想這人要不是穿著道袍，倒像是個翩翩佳公子。

「請吧。」他泡好茶，微微一笑。

杜若喝了幾口，連聲稱讚。

甯封自己也喝完一盞，方才緩緩道：「我原先聽到妳說天機，並不相信，但現在我信了。三姑娘，此乃天機，必不可洩露，假使妳透露給旁人知曉，恐會折壽，也必會殃及無辜，除非修煉道術方才能擋此大劫。」

一番話嚇得杜若差點把茶盅摔破。

見她面色頓變，他揚眉道：「莫非妳已告訴旁人？」

杜若不吱聲。

甯封道：「此等玄機之事，便算告知旁人恐也不會相信吧？若是不信，便也無妨。」

一句話又解了她的憂愁，她呼出一口氣，暗想難怪甯封敢與趙堅說稱帝的事情，因為他是道士。可她不敢與甯封說別的事情，畢竟江山更改，皇位易主，她是不好說出口的，她今日只想知道，為何她會作這些夢，只是病了一場，難道就不同於常人了？

甯封手指摩挲著茶盞，寬袖上銀線織就的雲紋隱隱發亮，見杜若沉默，他說道：

「假如妳有疑惑大可與我說，妳一個小姑娘擔負太多，恐是難以承受的。」

聲音像從雲端落下，灑在耳朵裡，有種別樣的溫柔，杜若猶豫間，外面傳來小道士急促的聲音——

「王爺，國師他……」

門突然被人推開，杜若回眸一看，發現來人竟是賀玄，她驚訝道：「玄哥哥！」

賀玄並沒有看她，而是對著甯封道：「杜家人擔心杜三姑娘，本王現在帶她回去，國師不介意吧？」

甯封笑一笑，「我這兒也不是龍潭虎穴。」

賀玄沒有理會，握住杜若的胳膊就往外走。

「我還有事呢。」杜若皺眉，可賀玄像是沒有聽到。